

超大城市首次通过“公民科学”方式同步调查野生哺乳动物

松江50个小区中22个有“貉出没”

上海曾有“貉出没”的点位已达260多个，松江50个小区中22个有貉分布……上海首份“貉口普查”调查报告近日公布。值得关注的是，此次调查是中国超大城市第一次通过“公民科学”的方式，对城市野生哺乳动物进行同步调查。“公民科学”作为科学研究的新形式，在科普甚至促进政府管理和决策方面，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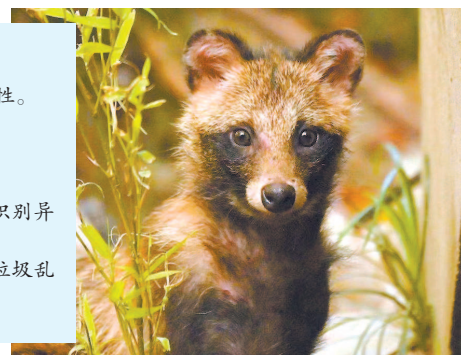
今年7月，上海市林业总站、山水自然保护中心、复旦大学共同发起“貉以为家”公民科学家项目，招募150多位志愿者，对松江50个小区进行了野生貉(见右图 郑运祥 摄)分布情况的调查。昨天在上海市“保护野生动物宣传月”特别活动上，调查报告正式公布。

“上海目前已超过260个点位有貉出没，闵行南部、金山、杨浦、静安、浦东等地今年都有新的貉点位出现。”山水自然保护中心科学顾问冯一迪说。

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研究员王放表示，貉的分布呈现高度空间自相关，但数量和密度不存在空间自相关。“如果一个地方有貉，周围也更可能出现貉，邻近区域需提前进行保护管理规划。如果一个小区貉数量异常增多，却并非源自邻近小区的貉扩散，这就与

“貉以为家”的松江报告

- 50个小区中22个有貉分布，集中于松江区北部，显示了貉在城市环境快速扩散的特性。
- 貉在小区中个体数量最少为1只，最多为50只，平均数量为10.82只。
- 小区内貉密度最低为0.02只/公顷，最高为5.80只/公顷，平均密度为1.08只/公顷。
- 22个小区中，7个小区的貉数量大于或等于10只，6个小区貉密度超过1只/公顷。
- 当部分小区貉密度超过1.08只/公顷这一基线密度的3-5倍时，居民投诉较多，需识别异常背后的原因。
- 投喂和湿垃圾处理不当会显著影响貉密度，如面积20公顷的小区若有乱投喂或湿垃圾乱扔外溢，最多会导致貉个体数量增加32只。



小区自身环境或管理有关。”他说。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调查中的150多位志愿者从几无经验的普通市民，通过培训后成为“公民科学家”，亲身参与科学调查，这对于上海今后的野生动物保护具有相当大的参考价值。

冯一迪透露，调查有超过300人次报名，40岁以下者占比超七成，女性占比约七成，其中92%之前没参加过“貉以为家”的科学活动。大家来自各行各业，包括企业管理人员、工程师、律师、IT从业人员等。通过线上培训

后，在7月的两个夜晚，志愿者们走进松江各小区访谈、观测，记录看到的貉数量，共回收750多份问卷。调查完成后，有志愿者意犹未尽，在自家小区主动展开排摸调查。最后发现也有貉，还出具了详尽的“貉口普查报告”，完成了从志愿者向“公民科学家”的转变。

为什么要进行“貉口普查”？王放表示，通过调查，大家一直以来的猜测得到了印证，比如投喂会显著导致貉数量的增加。这些结论，或可帮助相关部门制定更长远的保护方案。此外，团队希望能通过长期调查，记录下

海野生动物的变化。

“野生动物进城，不是一道选择题，而是一道必答题。”上海市林业总站专业技术人员郑运祥认为，通过这种普通市民一同参与的科学调查，能为相关部门制定野生动物保护的“上海方案”提供参考，“比如，可以将放猫粮的地方架高，防止貉吃到。也可以科学修补建筑沉降缝，降低貉在小区里安家的可能。”他表示，市林业总站近年来一直在有貉出没的小区举办科普讲座，以期减少“人貉纷争”。

本报记者 金旻矣

本报讯(记者 江跃中 马丹)普陀区首批6个街镇的10个社区“宝宝屋”，日前在曹杨新村街道武宁党群服务中心挂牌成立(见右图 本报记者 张龙 摄)，曹杨新村街道占了其中的4个。

此次首批“宝宝屋”的运行，旨在“以点带面、先行先试”，探索构建科学育儿指导服务“15分钟生活圈”，努力实现“幼有所育、幼有善育”的目标。曹杨新村街道的4个“宝宝屋”，分别位于人民城市客厅·武宁片区、曹杨社区文化活动中心、普陀区早期教育指导中心蓓蕾分中心以及兰溪路幼儿园，以幼儿托、亲子托和特殊幼儿托为载体，分层结构、分类推进嵌入式、菜单式、分龄式的托育服务。“社区‘宝宝屋’每年将为每个有需求的1-3岁幼儿提供不少于12次的免费集中照护服务，为每个新生儿家庭提供2次上门指导服务。”街道相关负责人介绍。

普陀首批10个社区“宝宝屋”成立



作家丁言昭在小学110周年校庆上翻开67年前的作文本 “长大了我要做个养猪的姑娘”



“我长大了一定要做个养猪的姑娘。因为猪肉可以给大家吃，吃了猪肉身体也会健康的。我要向韩梅梅学习她那种不怕人家讽刺、不灰心的精神。我要把猪养得很大、很好。”

这篇名为《我的理想》的小学三年级作文，是否有点稚拙可爱？它出自上海女作家丁言昭笔下，和今天隔着67年的光阴。

作文本再次被翻开，是在徐汇区第一中心小学110周年校庆活动舞台上。校庆前夕，这所百年老校向校友发出老物件征集令。

丁言昭1952年入学，1958年毕业。看到了征集令，她从家里一个档案袋中翻到了作文本，纸页已然泛黄，但是回忆和当年自己用毛笔写下的字迹一样清晰。

她记得，当时，每个月上两次作文课，一学期积攒下来，有9篇文章。作文中，有《这学期的新希望》《我的理想》这样的励志短文，也有《我们在和平书上签名》这样期待两岸统一、世界和平的文章，字里行间有着深深的时代烙印。在一篇名为《谁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中，和当时很多同龄人一样，丁言昭写的是抗美援朝英雄黄继光。《椅子的话》则以椅子的口吻，用第一人称写就，“放学的时候常常把

我一摔就回家了，今后你要好好的(地)爱护我，不要再弄伤我了”。

在《我的好朋友》一文中，她说“我的好朋友是老师”。这是当年那个9岁小女孩的心里话。班主任语文老师陈婉炎有一张秀气的鹅蛋脸，说普通话特别好听。虽然陈老师对班级纪律要求很严格，总是很严肃，但是孩子们还是喜欢听她讲话。当然，陈老师笑起来也很好看——一次，丁言昭给家境贫寒的同学送去了一件棉衣，这事不知道为何被陈老师知道了，特意把她拉到操场上谈话，表扬她。

丁言昭说，这些作文中，自己最偏爱的就是这篇《我的理想》。家里有一本名为《韩梅梅》的书，封面画着一个小姑娘在喂猪，一群小猪围着她，非常可爱。看到作文题，她立刻想起这本书，就顺手写了养猪的“韩梅梅”。虽然作文本上的分数以“中”居多，唯一的一篇“优”还是听写作文，但是，丁言昭说，这并不影响自己对写作的喜爱。“那时候我们写作文，把一件事情说清楚就可以了，我从来没有觉得是负担。”

“现在想来，我大概就在那个时候开始喜欢上写作，这一写，就写了一辈子。”丁言昭回忆，每到上作文课的日子，自己一大早就醒了，抓起砚台、墨、毛笔就往学校里跑。陈老师写一手漂亮的板书，在孩子们眼中就像是书法家。“那时写的都是繁体字，笔画特别

多，我常常这儿漏了一画，那里多了一撇。陈老师就会在上面空白地方写一个标准字，让我们回家再写三遍，以加强记忆。”

“对小学生来说，喜欢上一位老师，才会喜欢上这门学科，这么多年过去了，道理其实都是一样的。”翻看着老校友的作文本，徐汇区第一中心小学校长陆培贤感叹。

她说，在征集老物件的过程中，她时常能感受到，有些教育的理念是需要一代代人坚守下去的。

老照片中，当年的孩子们在公园里观察金鱼，登高望远，举办查字典竞赛、珠算竞赛，参与劳动服务、公安队服务、公园服务……这些活动，和如今学校从“修身”“益智”“尚德”等三个方面设计课程体系，为孩子提供丰富课程体验和社团活动有异曲同工之妙。

上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毕业证书上，分别有老校长向倾和韩慧如的签名。签名的背后，是百年老校的红色基因——110年前，上海市立比德初等小学校(徐汇区第一中心小学前身)创办，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任校长向倾曾被逮捕入狱，经受了酷刑考验，坚贞不屈。老校长韩慧如的丈夫秦鸿钧，则是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的原型之一。如今，秦鸿钧烈士使用过的发报机复制品被放置在教学楼楼梯一侧的校史长廊，让孩子们上下学时，能常常看见。 本报记者 陆梓华

新民随笔

足彩爆火，别玩过火

曹刚

卡塔尔世界杯开赛以来，报社附近的体育彩票店几乎天天排长队。仿佛一夜之间，身边冒出许多足球爱好者，但其实他们大都是“世界杯彩迷”，只在大赛期间看球、买彩票。万里之外的一声哨响，为啥能让这么多人兴奋地奔向街边的体彩小店？

首先因为门槛低。不管是否懂球，无需知识储备，都能参与；单注2元，投入成本不高。而且，“足球是圆的”，很难预测，精通数据解读的资深球迷也经常被打冷眼。比如这一回，手捧神似“剧本”的日本和沙特，就不知“坑”了多少彩民。菜鸟随手一买，说不定比专业分析的结果更准，所以很多新人跃跃欲试。

二是因为娱乐性强。世界杯竞猜设置了多种玩法——猜胜平负，或直接预测冠军亚军，还可以投给单场比分或总进球数。即便不认识球员，看不懂越位，分不清国家队和俱乐部队，只需关注输赢和进球，也能自得其乐。

第三个原因或许更关键：不少人把买足彩看作“社交货币”。当全球进入世界杯时间，球赛成了线上线下热门话题。对大量非球迷而言，与其去学深奥晦涩的技战术，不如凑热闹买几张彩票，聊聊“今天买啥”，轻松融入世界杯的社交氛围。适当投入，赢了，赚点小钱，去朋友圈“豁豁胖”；输了，当支持社会公益和体育事业。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期间，全国足彩销售额高达445.96亿元，今年说不定更高。虽然各国联赛的足彩常年可买，但话题热度有限，社交属性不足，很难破圈。

看到体彩店门庭若市，倒也不必过度解读，认为就是“赌球”，以洪水猛兽视之。许多购彩者不是球迷和彩迷，也未必是财迷或赌徒。他们或许只是为了在看球时，多一份紧张和期待；看完球，多一些谈资和点赞。可以想见，待大力神杯尘埃落定，四年一度的足彩狂欢会迅速恢复平静。

当然，重要前提是，适当投入，适可而止，别玩过火。还提醒一点：网上购彩早在2015年就因乱象丛生被叫停，《彩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明确将“互联网彩票”列为非法彩票。通过任何网络渠道买到的足彩，都不合法。